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三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塏

昭公五

經 丁卯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楚滅陳十三年楚平復封陳惠公吳立。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杜解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軍文闕也紅魯地。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大雩。不旱而秋雩遲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發遷招殺世子之賊也孔

等云昔其地以證之

作三昏折入正意

與揉築虒祁一節有關此而退子野叔向稱此而規

遇云即以言 [illegible]

與無罪之人也葬陳哀公嬖人哀克葬之魯往會故書按楚以滅葬哀皆諸侯諸侯安得不會葬書法不與齊葬紀伯姬同者以伯姬貫葬自喪而哀公葬于袁克也

傳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魏榆晉地按今山西榆次縣西北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失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徒木反並作莫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虒祁地名今在山西曲沃縣西虒音斯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字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詩小雅哿嘉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少異璇云言小人之不能言者非不從舌出適以取怨

如人言之可信命云聽言石言之故叔向也石言之感

人而自病君子之言因事諷正巧言如流水之圓轉故人無怨而躬處休也是宮也成○諸侯必叛

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爲十年晉侯彪卒傳

聖人語常而不語怪○左氏語怪矣○然鄭蛇之鬭而曰妖由人興○晉石能言而知皆由怨作○語怪而不失其常○聖人之徒歟○

有此一局而招乃迎合哀公之意殺太子而立留矣

擊于楚以村賊望之也稔勝換矣圍亦

陳哀公元妃嫡夫人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皆哀公弟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畏患自殺經書辛丑從赴○縊一賜反干徵師陳大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

殺也之陳沉　曾分敎新尾　殺焉此總斷　封用分篇

諸君宜章虒　祁臣一時官

在、招、也。陳留嫌同衛時陳黃故刖釋之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

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殺太子者招也。假之權者哀公。無異公自殺之。而經之義。

則罪在招。蓋哀公實無廢殺太子之心也。不然招殺之何

為憤恚自經乎。其屬留於招。以招秉國政。嘗過之。且恐

留素有寵。太子或恚留不能善保其弟也。徵師赴於楚告

喪也。及公子勝之愬。始得招之情。而遷怒行人。則楚靈之

暴。或謂徵師為招之黨。未見其必然也。徵師既殺。楚討必

至。留不安於位而颺。雖無拒好之節。猶有遠害之明。前不

與謀。後不戀棧。晉公子如未爲君。且不許招之得立君也。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

盛晉於
以供歎也
述于太叔
心傳志過
遊啓明遠
矣

可哏拍上林
校獵諸賦

史趙見子大叔叔曰甚哉其相蒙（歎也）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長晉非獨鄭）

賀者在堂弔者將在門晉臣如師曠史趙皆知之晉未嘗

無人也

秋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于紅自根牟（魯東界）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亟三家假蒐禮以數軍實陰除其材用之也以強私家）

極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蓋三家耀武也傳體

經義其歸大蒐之盛只十一字具見白聚徂兩旁握相屬

車突馬馳獵獵有聲然極熱鬧却極哀颯仔細一想覺大

蒐時一卬一賦一車一卒皆非公有十一字字字傳太息

之聲

此謂失知不由自陳氏

遂如陳氏出

觀云見怪不怪其怪自收得小人法當如恐子明終[illegible]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欒施)欲治其室(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子尾子高彊)之宰(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子良)長矣而相吾室欲兼(并也)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孔疏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告不取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戒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桓子名)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使無攻我)周書(康誥)曰惠不惠茂不茂(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

作段落 數字

叔所以服宋大也（服行）桓子稽顙曰頭靈稱子（頭公靈公絲氏所事之君）

吾猶有望（望惠及已遂也 子旅 和之如初 二家和樂高）

此為舉高出弁張本。郤以陳無宇為樞紐。無宇乘欒有隙

欲以高藥欒。已非覆高。即隨封以崔攻崔之術也。然不至

水到渠成。則不為。恐為之不效。禍或及已耳。無宇方授甲

戎服將助高伐欒。而欒如陳氏。此一詐為遁篇轉關。以上

則無宇為高用。以下則無宇又為欒用。故前則授甲怒而

遊服前將助攻欒。忽欲助欒。轉換之機。不可捉摸。而欒施

說出一番兄弟至情。於是兩邊皆無可下手。乃偏為感動

猶顙下拜以攻始者。遂以和終。此處姑草草結局。當別尋

一事端而去之。此無宇之心也。

此分兩截上半爲滅陳下半爲復陳起本

[illegible]所以不昔[illegible]

志傳寫[illegible]之祠

設自命爲逃[illegible]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圍陳。宋戴惡宋大夫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服孔云[illegible]馬玉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爲楚得之補正嬖嬖大夫也掌君之乘如晉七輿大夫之類楚人將殺之。按傳欲殺之[illegible]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戌楚大夫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之役在襄二十六年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illegible]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虞舜舜出顓頊

道此時術家之說雜人事所以益不力也

遷還與敬仲奔齊精相應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疏云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陳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劉炫曰天河也猶將復由○用也魏氏曰由如盤庚若顛木之由蘗蘗盡木之旁生條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舜之先至于瞽瞍無違命○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紹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招豈特殺太子哉○陳侯聞太子之死○憂恚自縊○律以趙盾、許止○則招貫弑其君○經書哀公卒者○陳以疾卒赴諸侯○魯史不得而知也○楚弃疾奉孫吳圍陳○聲言爲偃師復讎○假

討賊之義也。即不滅陳。亦懷惡而討。況從而滅之乎。名爲討賊而不殺招者。非獨歸罪於過也。家則堂曰。蓋招自知罪重。開門納圍。圍德之。故免其死也。孔奐見於宋之會亦陳之卿。蓋有心故主。而拂圍之意也。觀其欲殺袁克。則知殺奐之故矣。招聲公子奐不書。官從楚告辭。史之舊文也。於是托爲罪陳侯之仁。以告諸侯。又飾爲不念舊惡之義。加以陳封戍。然戍之直辭以對。終已屈膝爲臣。不如克之。加經。而逃。不肯。稽顙。亂賊。傳彼此相形得失自見。而晉平。爲中。夏之盟主。夷然。不槩於心也。以陳滅問史趙。對以猶將復由便當乘時救患。續虞帝之祀。又告以繼守在齊。便當乾綱自握。深尾大之憂。乃晉臣絕少諍言。晉平全無儆省。

傳許遷于夷
而以遷陳夷
傾從賂…

此楚之所以橫行無忌憚而晉日以卑也凡爲楚事必以晉夾爲以楚之惡晉爲之也

經 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社稷以事楚非行會禮○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四國大夫○即會葬之大夫也○朝楚子耳書會諱之也○書葬後會以葬而往○以會而終也○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按今江南亳州東南有城父故城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疏云許國畫遷於夷夷田少故取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以夷田在濮泳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于許成十五年遷許於葉固體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城、父、陳、地、楚滅陳。分、陳、為、二。以陳封穿封戌、以城父遷許。然、戌、之、封、在、前。以陳。寡、弱。故遷城父人於陳。而城父濮西之地近陳。故以益陳。則、陳、強。及、許、又、請、遷、于、楚。時城父地墟。遂遷許城父。許人不足以實之。故又遷方城以外之人實城父。而取州來淮北近夷之田以益之。而、許、亦、國。此為許、遷、於、夷、傳。故前後皆叙遷許事。然丹二句。乃、追、叙、之。非、一、時、彼、此、互、易、也。至滅蔡之後。又遷許於荆。

周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晉閻縣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陸渾之戎伐潁周邑拔的主伐周自晉平始陸渾今河南嵩縣北有陸渾故城王使詹桓伯周大夫

此一段見晉不當與周爭田
弁髦句法深上郡非起下語也
先王以下見晉不當率戎役狄

辭於晉（辭貴家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上也○（在稟以）

（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 扶有漓在今狄西武功鄰南）及武王克商○蒲姑（齊地從今 東淮與縣樂）

（甫崩一姑故 扶个淹作薄城）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

（縮扶 京个）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孔邇言我之封 辯何近之有）文武成○

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綴爲後世廢僭兄岳豈 了之國當之齋之）

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孩髮髮之乖者滴非父毋救齋之 髮弁亦冠也言弁天莫非之施親破不）

（以建見敝亦欲任扶其廢隳而放如下言可弁 之耶蔬弁髮可以久而徹周宗則不）（例之 也）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肯檮以髦天非之爲國後 檮杌其既莫父按四杌其暑廢久非毋當世 甘則舉坚而周之救廢 三四而因土施齋 凶凶因以而親之兄 在之以做分破 其一剝壞土不）

（中）故允姓（陰戎之祖與三危者三 苗之後 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之姦居于瓜州○（按四裔今裔 四凶舊在 凶之其 在之以）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二十年 伊川）使偪我諸

姬○人我郊甸○則戎焉取之（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

隨云化貴戎以責晉後釋戎以指貴晉驟于六師之後

叔向知罪而晉則亂諸則然

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府誥言戎得制樂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呂說王言如此噘非周之驟能然亦是皆無禮之甚深犯周于之怨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未能改正朔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呂說天子諸侯非校曲直之地野俗移人賢者不免按測義云叔向當及其未伐而止之非也其謀甚闕不與叔向謀也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陳傅言周衰甚因見晉之無政

閒口勝央令人不知所謂奇絕

晉所以爲霸主者。以其能尊周攘夷也。爭周之田。伐周之邑。且率戎以伐周。安在其爲尊攘乎。只叙事二語。而晉罪已不可勝誅。桓伯不辟辟就。事言曲直。純以大義責之。語語帶忿懟之氣。直是威於斧鉞。叔向將罪案一一自認。雖負戾不臣之辭也。亦俯首聽從。然猶不能明白請罪於王。而借姻婭以行。何嘗有人臣禮哉。觀叙事二語。以爲晉罪不容誅。及讀至宣子說三字。方知閻田之爭。韓起使之爭也。戎之率。頹之伐。韓起敎之伐也。晉不知易象春秋所言何物。而喟然與嘆之後。其行止敗喪。乃至於斯。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

逐楚建陳乃出乎天奇雅貫從五行星躔說用占驗確鑿不移雖子產亦不必遂斥為妄言矣

云木畏金以乙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也火畏水以丁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也土畏木以己為甲妃也杜用此說服云火離也水坎也離為中女坎為中男故火為水妃。妃者配

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于周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

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疏云逐楚逆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戌也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按鄭氏曰天一生水毛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存林則用五行志說顓頊以水王陳其後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一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疾陵氏云宗亦復封不隔祥與如陳非也左氏得於記觀其無傳者則不載也

外災告乃書。陳滅矣。則誰告。蓋杖弓既歸。袁克葬陳侯。據

膳云有請佐使尊句下次力不與梲弓徑撻酹曰調飲斯大君之前矣無此理

忘術是人意中所有

弓所聞而書陳災據弓所見而書也或謂聖人無存陳之意不知聖筆書此便有一段欷歔扼腕之心傳大書鄭裨竈告子產之辭以爲五年陳將復與一若天心不忍亡陳與聖人之心隱然契合正發明聖人存陳之意也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按檀弓作杜蕢一作杜蒯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觥將酌酒請爲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補正言不習樂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按檀弓作李調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

不說公無哀
容卻說公有
甚乃司明不
見大有

未言耳目失
官天君不振
由已司味之
罪此從未經
人道過故使
人驗服

以旌（表也）禮。禮以行事。（政）事有其物（類也）。物有其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飲食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孔疏調和飲食之味以養入所以行人氣也氣得和順所以充人志）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甄云二御失官而君不出令以罪之此是食味咲嗜是）（屠 罪）之。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躒力狄反）佐下軍，（代父也）以說焉。（說自解飲）

呂東萊曰：膳宰，飲食之官，甚賤。一舉爵，平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事，徧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後世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

晉平欲廢知氏立其外嬖，屠蒯欲

諫而不敢侵官也。適公飲酒。請佐使尊。遂將一篇諫辭分爲三段、劃作三人寫出。並不爲平公科罰。而公之罪即在三人罪中。知氏之不可廢。自在言外。此工於用諫者。古今人主。莊言不入。而賤工小臣、往往以一言悟之。皆屠蒯之作用也。此與檀弓功力悉敵。而欲廢知氏一段。更有關係。覺上面三節。節節爲此。或謂知氏專權。公欲去之。而屠蒯爲之游說。夫六卿將以分晉。何獨一知氏。乎之昏庸。又豈能有鑒於末大乎。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將殷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以不能相禮。故學禮。至此魯人知其達於禮也。欲修殷聘於齊。以繼二十年前舊好。僖子應選矣。子所謂補過之君

注云巳韓陳長

子也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焉用速成。其以勦初交反民也。無囿

猶可。無民其可乎。

書時者。屬民之事。雖時亦書。築公築之。亦季主之也。莊三

十一年築臺於郎。至此又爲囿。臺下有囿也。以公命築囿。

欲其速成。使之聚然於公。昭子有心公室者也。云焉用勦

民。若不知季氏之心事者然。然而終未必從者。勦民之名

在公。則歐民以歸已也。

經 巳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注欒嗜酒好內以取敗亡。秋七

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原僖四分公室叔弓屬季氏貳也故序於仲孫

（遷之上帝叔婼居守）○戊子晉侯彪卒（○子昭公夷立）○九月叔孫婼如晉葬平公（三月而葬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子元公佐立）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婺武付反）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歲星也）在顓頊之虛（謂元枵）○姜氏（齊姓）任氏（薛姓）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守元枵之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元枵之維首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疏云維者綱也元枵次首三宿○女爲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居其維首妖星居之也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補正〕逢公亦姜姓見國語）吾是以譏之○（爲晉侯彪卒傳）

孔氏云邑姜亦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任姜共守其地而

惠公子有子欒子高樂施高彊皆公族

不察其偽而授甲知此兩告由陳氏使之

皆將飲酒可知欒高之寬

取勢也緊絕用晏子一照便覺展

峰云好雄桀爭決古淵深

不告薛女知占驗之書不可以常理測也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忿）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攻子）遂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此）聞我授甲則必逐我（按欒高聞我授甲必將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疏云虎門寢門畫虎）晏平仲端委（朝服）立于虎門之外四族（欒高陳鮑）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illegible]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附從言欒高庸勝於陳鮑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

[illegible]出則敗殺　[illegible]用大旗正　[illegible]旨之矣　[illegible]也　已上齊[illegible]　亦已下[illegible]　此篇見[illegible]

晏稱於公　晏結於衆

銔（公旗名）。率。吉。請斷三尺焉（不敢與君同）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按六國時齊有稷下，今之山東臨淄縣境）。欒、高敗，又敗諸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妖害）。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群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今臨淄縣西北有棘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夫于，子周本邑，故與之。今山東長山縣南）。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

[illegible]公且飲且 [illegible]心[illegible]

私與之粟。曰（按桓子自言）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以桓公自喻，其志可誅。）按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謙不受）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言陳氏所以與）

此欒施來奔傳。為陳氏纂齊張本。以陳氏為主。前敘欒高出奔。後敘無宇新政。陳氏所以與也。欒高強於陳鮑。無宇欲蘇除久矣。前此二族有隙。欲傾之卒不能。其心未嘗一日忘二族哉。欒高不知所戒。耆酒則自防者疏。多怨則助之者寡。信內則賢才不與為謀。皆可乘之機也。無宇既寵於公。又睦於鮑。遂混空擬出將攻陳鮑之言。使人告陳。亦告鮑。驀地風波。皆無宇為之。使視二子。鮑使老逆。傳百忙

中。摘陳鮑方睦。知鮑氏協攻。非其本意。欒高欲入虎門。公拒之。知公之助陳鮑也。至此可以直接王黑率戰。乃忽以平仲端委執斷。而晏子之語。却與立崔氏之門外相發。左氏叙事變化無端。何至使人習見。誠以異姓强臣稱兵國中。蕩滅無罪之公族。此正齊國存亡所係。而爲此不著痛癢之言。在晏子只依樣葫蘆。在左氏亦自抄粉本。且公名平仲於使卜之前。公意未有專向。故以卜决疑。平仲何不以納欒高去陳氏危言開諭。而竟不然者。蓋齊景不能有爲。欒高本非令器。宮中左右無非陳氏私人。言之未必聽。而禍已隨之。故不爲也。迫公族一指國人皆附而欒高逐矣。後平仲又爲無字畫策。或曰晏子以讓免禍。故以正告

之或曰陳氏之大不可謂非平仲之加或曰晏子欲與公室故教之分室於公乎皆以爲不然無宇老奸厚施二字是其世傳衣鉢無故而逐欒高國人必以爲利其所有故一番新政盡反欒高所爲公族歸心人人悅服而我已坐享其實又何待乎仲之諄屬如彼不欲致公晏子豈能强之哉平仲明智人也知爲陳氏所忌助陳鮑之問曰何善焉不覺破綻全露因此納交於無宇殷勤獻忠謀託知已以圖免禍而無宇亦若肯受讓言奉教惟謹其實不係此也無宇何以先與鮑分室盡鮑受而桓致於公使公與鮑而德桓爲他日逐鮑之地也與莒之旁邑因其居於莒故以旁邑賡之不受者志在高唐耳而穆孟姬代爲之請知

以佻字初見字世俗已俗并不可明佻

其誅亟須官援媚其母夫人而無宇之賢榮[illegible]而不於公耳故欒高欲入虎門而不能晏子欲直言諫而不敢此又通篇之關鍵也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莒邑取郟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古洽反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不書諱國禮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小雅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偷也佻之訓苦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畜牲

經書三大夫帥師傳發明聖人罪意如之意故獨言平子然則取郟季取之也用人季用之也喪心滅理至此而賢如孟僖子叔孫昭子絕無一言蓋意如之惡甚於宿皆有鑒於臧孫見逐之故而避其鋒嗟乎武仲在魯其必有以

經書送葬之纔釋經已完以下類叙送葬大夫以昭子之言爲主

叔子産料事之明亦見諸侯竭其國之所有以事晉

阻之矣。此傳之微意也。

戊子，晉平公卒。（如禮寫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其畧晉也）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幣則百兩車載）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用不行）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自見新君，盡用所齎）幾千人而國不亡？（費言不可數之費）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附述三年之喪如斬，謂哀痛之深如斬絕）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又盡寫？）

此一段分名歸諸傳正見在衰亂中者不可不慎也

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不忠不知忠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按我不足以知此昔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云何晉大夫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子良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稱正言不可不慎喪夫人謂子尾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曠宗廟空也稱而不正使不聞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已身以前高後身自取此禍

晉平公卒而諸侯使送葬者十有三國故晉當平昭之世諸

忿寺以小忠 主猝然有 之力可

侯益睦文襄以來無此也然而五國秋君卒不能討十二會盟其最失策者無如宋之盟楚虔大合諸侯忿意殘滅晉惴惴屏息方且爲女於賊廉恥盡矣故於其卒也傳書送葬之盛以見時當全盛勢有可爲叔向多才不難補羅魯有昭子鄭有子產皆諸侯之良也奈何甘爲楚役哉昭公初立於艱難之時膺幹蠱之任晏安猶昔恐棄德顚宗而非其國矣故末書昭子言人子當慎豈獨魯諸大夫鑒茲之佩哉傳爲晉昭危之也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平公太子佐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代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好言惡元公於

常

前段引起迥
今下於間一
段議論

經 庚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補正】楚子圍改名虔）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註】齊歸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音毗○）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祲子鴆反地闕○）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魚靳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

傳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illegible]事）

景王問於萇弘（周大夫萇直良反）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侯蠶）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近蔡）

以申相為一篇之主

誘刑

知蔡侯之夭從知楚虔之兆

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罪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
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按史記傳萇弘明鬼神言方怪以此見殺固與
傳戾不足信而陸氏猶譏其淺之乎知天道非也言天入咸應其威赫奕欲王僭德以疑命也意者太子壽早卒而子潮
已能敗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戸脩尺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
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言楚無道子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遷審王滅陳蔡道人心之甚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問日楚蒸夷行無道已甚春秋所以各斥其名而
班曉然不待言凡何也○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按怨以晉厉門杏據士傳方深
意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
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

殃殛天之假
暇不書而其
泓字凶德得
此二語方見
大心

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爲紂[illegible]夷而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illegible]故云喪國。紂首懸白旗。故云隕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沒不可復振）

經於諸侯相殺。有俱不名者。如昭十八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是也。皆以爵書者。其以強凌弱之罪。有俱名者。如今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也。虔與般皆弒君之賊。

也賊本宜討而討之者亦賊是以般殺般也故書名以兩罪其罪此聖人之特筆也以景王起而韙宣終何也王問萇叔之時楚未嘗誘般也般之殺景公已十二年如王靈稍振必能聲般之罪命諸侯以討賊乃以萇叔之忠勢無如何而甘誘之楚傳敘此倜周也棄疾圍蔡之時蔡世子孤軍自守晉為盟主叔向告以天將斃楚示以順天行討事半功倍而韓起不能傳敘此惡晉也嗟乎君相不言命匹夫匹婦力竭計窮則矯首而呼福善禍淫之天若握贊天之權居繼天之位而天命天討不能有為猶跂足而待夫天皆天所不能假助者也故寫楚事總以晉夾寫有深意焉

周云遂氏孫外正室不能相容也係子爲泯後計故安泉邱女之奔如夢叶吉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踞三家也。斯時車馬卒乘皆爲三家有。此大蒐乃三家耀武也。齊歸於是月卒。視君之大喪。漠不相關。何怪後此之朋比逐君乎。然皆公致之也。公無戚容。已不顧其親矣。

齊歸傳謂敬歸之娣。娶之妾。昭之母也。自昭之哀。何以無卒。敬歸之文。護昭公爲意如所逐。而敬歸之卒。爲意如所制。不成喪。故不赴諸侯。亦不書於史。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必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邱魯邑按今在山東學陽泗水間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共盟二女自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

天啓之出

清夜[illegible]

與甚叔叔向之言一轍

別居在外故傳子稱泉邱人女（令反）自媒辭宿於薳氏生懿
副助之道爲彼反遊初又反
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嫂生）
穆子庚宗之宿有夫之婦也斯謂之淫宜有淫禍此女有
夢泉邱人請於僖子凡不以禮聘皆謂之奔育二子而師
事聖人有容更爲商弟孟氏之廟有光歟
[illegible]開在蔡之向四月[illegible]衛見問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
蔡物以無親（[illegible]）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
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
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惡盈）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
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

所拔此此

楚太子將一矣叔向知之

歲在大梁後二年十三 晉人使狐父夫昔大請蔡於楚弗許

歲歲星周復於大梁 自興兵蔡與中國戎車久不爲故人不如兵以 中國之大以國之衆不能辨楚一間只有由也

荀吳一呼如夢初覺厥愁之會者八國齊宋大國在焉斯

時蔡世子有方嬰城固守故死弗去不忍忘親事儺以丐

一日之生也相持八閱月日待諸侯之救而此時荀吳善

戰魏舒善謀刻期進師敗楚救蔡豈非霸者之巢無如韓

起之懦而又夢也請蔡於楚益爲楚輕楚人弗從坐視姑

戈復讎之孝子縛而爲山川犢祀之犧牲悲夫韓起之罪烈

矣子産曰不能救蔡也早知韓起矣

單子單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林解其視趨下言徐然其言本徐叔

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孔疏著定謂佇立定處考強虛反會有表會對

否

先作正論

单何解

設者以為佐疏云傳衣有襘領會帶有結帶會朔之言必常侯建旗以為表也古外反

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官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杜注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

天王聞晉將有救蔡之師於是使單子來會蓋錫以王命使以大義討賊救患也單子守氣既失視下言徐難赴蔡氣不揚綿首股慄傳大書叔向之言以見蔡人危急之秋晉人方從容臧否人物君子知其無救蔡之志也以發明經不書救

此六一篇而斷史趙叔向兩兩相對失國與卑郊應

周云能歸姓作斷以明之不歸斷君也不歸斷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佑按歸葬歸也諸姓謂齊歸所生之子也凌氏乃謂母不姓歸非無姓氏以此發咨談咏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太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長也罪己家故君無慼容不顧親也罪公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襄公卒而昭公有嘉容今之不慼亦嘉容之謂也叔向云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使百世下人子讀之無不痛傷何況弔者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蔡靈公太子平侯廬之父申無宇

日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illegible]

四月楚弃疾圍蔡以偏師圍之也。至冬十一月傳書楚子滅蔡。是處以全軍繼至百道俱攻而蔡不支。無字云用諸侯。則有已立為君經稱世子傳舉其謚明。其為父復讎。得死。孝之正也。若有者可以風世之為人子矣。用人以祭始見於宋襄則齊桓既沒之後也再見於意如三見於楚虔則晉霸將熄之時也。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叔向之料單成子魯昭公何其神也其於蔡之當救楚之易伐。非不瞭然而默不一言知無補也蓋聆自叔虎之禍幾為范匄所殺幸而得免遂以遜言遜禍且素有賢名

二語互案以下分疏

楚云具觀之制天下之二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亡激天下之大使皆關中之半故內足制外臣傳上

列國之望。執政往往借其言以一衆心其實皆非本意哉

以容悅議叔向。豈知叔向者哉。

楚子城陳蔡不羹。（[illegible]今在河南偃城縣東南者西不羹[illegible]在許州郾北者東不羹也。）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按補正子元鄭厲公字莊寘厲於櫟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言五官之長尊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乘卽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衛

卜焦書而六
軍宿衛皆市
人于是外兵
益強而滯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殖邑戚孫林父邑由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折其木

淵。公在襄十四年。為十二年陳蔡作亂傳疏云末大必折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以尚木喻尾大不掉以畜獸喻。掉。徒

虔問及弃疾已疑弃疾矣。無宇効忠于虔明言弃疾之深

可信而楚虔若不聞也者夫早奪其魄矣。

讀左補義卷三十七終

讀左補義卷三十八

受業毛　昇　皆　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埭　塡　校

昭公六

經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解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元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按陽今直隸唐縣東北補齊景公有志復霸）○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定公寧立）○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日趙公昔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國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鄭簡公上經從赴）○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晉伐

既如是三字
[illegible]衍包括上
[illegible]文句并將
[illegible]八作側

鮮虞（蘇轍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

傳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程頤曰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年荐齊。六作齊納之。受賂不克也。至此又六年。再納之。僅置于唐。竟不知所終。可知復國之難。然在景公已爲僅見之舉。公羊乃謂伯于陽是公子陽生之誤。壹似齊景欲納其子而不得者。誣甚矣。

三月。鄭簡公卒。（日抄子產知禮而速葬何也）將爲葬除。（除葬道）及游氏（子大叔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毀廟具）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敎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

然情其亦含命縱弗毀與使延之一若相縣後世陰陽家葬出葬術不並割分防呂才援此以爲古不擇時之驗

怒故道有賂聽逆直也司墓之毀之則朝而塴下棺○例如
旨鄉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字塴北鄧反
龍家作變彼驗反義同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
之賓何不欲久留貧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
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
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子產治鄭一以大公雖相契如太叔猶不敢以私干然毀
廟取葬道仁人不爲故不忍二字從除徒說出而子產遂
命不毀若司墓之室不比游氏之廟而亦不遠毀者不忍
害民皆子產之仁也蓋不必毀廟道自可行子大叔不欲
以私害公如子產命毀即毀之也傳揭請毀司墓之室以
見子太叔之公心初不以權術愚子產亦不是不忍毀已

與齊慶封可稱雙絕

馮云師野詩作許闕見許名文茂不一惜可惜

此言詩寘之殽折俎傚燕而獨不能侑鄭

之廟。郝恐毀人之室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思也寵光之不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魯大夫遂如晉。知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荀吳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水名有肉如坻。山名直疑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

勝傲 諾以 行在此正 偪之由 倨強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水出齊國）有肉如陵。（太阜也）寡人中此。與

君。代。（更也）興。亦中之。伯瑕。（士文伯）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

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

矣。（欲與晉君代與足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

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不事晉將無所事）齊公孫傁（齊大夫。傁素口反）趨進曰。日旰

（古旦反）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傳言晉之衰）

時南蒯懟小。與公謀逐季氏。懟與公如晉。將以季孫之惡

告於嗣君。因晉之力去之也。季孫早已知之。先愬於晉臣

晉臣以為公之愬行。則君權振矣。大非六卿之利。於是以

取鄆舊事拒公。僅以懟往。無能為矣。下南蒯篇詳敘鄉人

之諷。可知事已聲張。而季氏備之豫也。　公欲朝晉而見

雖治六十年
前事務成虎
方執與再

拒以季孫取鄆辱其君也。晉欲享鄭而見辭。以子產知禮尊其君也。然桓九年曹世子之燕饗而歎。則知諸侯之不得。侍父疾也。此年子產請免喪而後享。則知諸侯之不得守親喪也。　雅歌投壺。極爲韻事。而嫌隙怨開。韓起爲政荀吳何得有此。蓋政出多門、起、不、能、獨、主、也。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疏云虎成熊字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六月。葬鄭簡公。傳鄭子產辭享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按今直隸新樂縣西有鮮虞亭。昔陽今藁城縣西南與新樂接壤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此類敘格

鄧云半幅寫十餘人而不見累悉知其筆之深

肥白狄也緜皋其君名補註肥鼓皆白狄微種不書者併後伐鮮虞拔肥今冀城縣西南意在滅肥道經鮮虞恐肥聞之有備也。故僞會齊師而假道。昔陽肥之塞邑也。昔陽入遂一鼓滅之爲鬼爲蜮則不可測。卽荀吳之滅肥可以知前之圖鼓矣。

周原伯絞周大夫原公虐其輿衆也臣。使曹羣也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弟。絞奔郊周地。甘簡公周卿士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周卿士劉定公子欲使殺過丙申殺甘悼公卽過而立成公之孫鰌。平公按殺平公從劉氏勤王或德獻之立巳歟。晉秋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劉獻公太子之傳殺環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私心

頃公我

朔起許叔小

莒二宋

景王之世。毛得殺毛伯過。而王不問也。至此甘原之族。又以下攻上。且被殺如此之多。而王又不問也。於是朝官不明大義。各樹其黨。子朝之亂。遂蔓延不可制。陳止齋曰傳載甘原之禍。所以起周亂也。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帶之子小且告之故。告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平子父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傳言叔孫之見命在平子爲卿之前疏云悼子未爲卿其卒嘗在武子之前平子以浮雖尉武于於後御平子立也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使相構惡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

殺適立庶則屬之乃從□子三命之末取刺心之論

言君命使季孫慰詞言也訟使季孫失歸[illegible]故字下[illegible]氣一氣皆據然亦公三字大義亦然

從公如晉以下略去至河公反一段已見前篇也

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

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張僻若不廢君命

則固有著矣○著次位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子仲謀

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陳傳凡家

臣振但春閏不晉數後做此○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林解子仲逃其副而

宋鍺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孔逃及郊已入魯境解經所以書南祇獾衛此季氏之仇而曾忠臣矣

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嫌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

乎○憂患湫乎悠監攸乎○懸危之親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

圖○家臣而圖人君之專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咸之南蒯枚

筮之○孔疏不告以所祝之事空下一蓍而使筮遇坤☷☷坤上坤下坤之比☵☷坤下坎上

汪云勞顆喝破下作兩層申說

滴云鄉人一歎一歎若遠寫便乏生想妙將收盡一看處論夾敘于中便令首尾間互開絮絶好

前歎近隱諷

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
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按惠伯陰知事故遊折之其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補正惠伯釋其義言刪無
以當之人臣則以樂外順以事上斯謂之忠乘堅貞之飾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故曰黃裳元吉。黃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
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求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為
忠。不相逆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補正忠信共也。為善。非此三
者弗當。非忠信者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孔疏言黃裳元吉之易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占危險之事按令將行何事可冒險為之乎且黃裳願為下飾奠為險則
裳壞不可飾也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按必三美具備而後
吉可如筮也猶有闕謂不參成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其鄉

此歌是决絕自有[illegible]深

昭子一言而季不敢逐小可見季本無能借討季者非其人耳

逖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蒯在費欲爲亂似杞生於圃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孔疏若能從我之言不爲亂是爲男子去我者鄙乎。鄙陋之行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孔疏决絕之辭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隙倂傳言。嚼三家本不同心

季孫專魯。幾移社稷。然能起問罪之師。告於公而奉命行之。是討賊也。豈等於無名而作亂者哉。謀洩畏季。其出奔非得已也。固早知公之必隨後矣。書之哀懟也。亦危公也。而傳獨罪南蒯者何哉。蒯父南遺。荼毒叔孫。小父帶。與之濟惡。皆漏網令終。乃蒯以不禮之故。要懟小以圖季。名雖正而其心則非也。公不辨南蒯爲何如人而誤入懟言欲

與慭至晉藉晉人除之豈知此日晉卿與吾季孫相爲一氣哉於是公歸慭往謀不得逞蒯以勢孤而叛慭因費叛而棄所留者一小耳季氏知公之與謀且知公欲以晉謀則其厚結晉臣以謀公者何所不至乎傳又於南蒯之將叛詳載一歎一占一歌非爲蒯惜也以見事必無成而禍已禍人也以見假公濟私而無關大義也以見其謀已洩而季早備之也以見費必叛蒯而不能爲用也則慭之棄公之孫不由於蒯也乎然痛斥南蒯則惡季孫之義不明故前後述叔孫正論侃侃不附賊臣以見慭之討季孫者未始非大義之激發而惜爲南蒯之所悞也

白狄諸國見、州鉄嶽山圖

楚子狩（冬）於州來次於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按今江南潁上縣之潁口）使蕩侯

中空虛弄兵
一叶敬戒根
落知人無人
將一面而兩
而背見

服飾奇異顏
驕自雄

篇云一片婆
心欲向子革
發洩去征伐
全快以便長
談益爲狡大
亡哉
刪新走楚涯
所附君知楚
人世世要從
前狀送之徒

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
圍之以偪吳斬傳將有事北方恐吳捷其後也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
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附法被帔也古字遁謊玄方言以帶爲帔下裳也豹舄
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敬介僕析父楚大夫從右尹子革夕身尹久莫
兒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
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音急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
禽並事康王成王子四國齊晉魯衛皆有分珍寶之器我獨無有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
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篳路柴車也以柴爲車衣服藍縷篳音必藍力甘反縷力主反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

數百年舊怨求周鼎分又欲與鄭争田又欲使天下諸侯臣服是際侈極矣

唐云若無此撩亂吹噓則前文如何收結妙從中逆出插修大事不與上對寫並句相映

舅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昆吾少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陳蔡二不羹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鏚者咸飾消秘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楚史名趨過。王曰

妙得左史表趣

即從墳典上折出祈詩

此句正居初發所又見生死賦頭俗於此詩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疏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鄭註以墳典爲三皇五帝之書賈逵以爲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五典五帝之常道八索八議之刑九丘九刑也馬融說三墳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諸家各以意言故杜但云古書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周穆王欲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周卿士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招常遙反王是以獲沒於祇宮。不見弒。祇音支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

醉飽猶暗說上半篇無非此二字

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蘇氏曰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按形家語作刑謂傷民之力也則醉猶為知足之喻與此文義不合方服杜註之精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勝也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林逾明年楚果被弑于

或曰楚靈之凶暴何以子革一言而寢食俱廢夫子何以欲其克己復禮也。愚謂凶人無所不為而惡貫滿盈忽爾良心感發悔恨無及。不獨楚靈也於此可悟人性皆善道

篇以醉飽二字為主脫醉飽者盡情不留餘地之喻亦非大惡極之喻也從起句追出次於乾谿加以懼與三字更戚林奕五將皆行使與人深懼不敢動方可遂其背周取

鼎脅然取田毀服諸侯之心又孫吳師之不測也復以王卒援然斯爲蔿全時而野嚴寒軍士裂膚墮指假意撫循猶能挾纊而執鞭願指誰不痛心自冠至屐色色俱全不識斯民疾苦皆爲醉飽二字寫照與子革三問正是醉飽之極三荅皆挑動之使自知其醉飽也劍圭既出引詩喝破惘然不荅一言寢食俱廢覺從前纂弑滅國機人皆醉飽也今日全軍來飯供我安求亦醉飽也特恐人怨所歸蕭牆禍起無路可生耳斯時下罪巳之詔迅速班師雖不能保弃疾之不入猶不至有乾谿之潰何可數日不能自克乎可見克巳復禮在上智是作聖全功在下愚亦回生要旨虔本尸居餘氣即鍼砭畧效亦瞬息而滅其後告

侍者曰吾殺人子多矣能毋及此又告子革曰衆怒不可犯大福不再皆從醉飽後悔悟得之者傳引仲尼之言謂人當及時遷善無如楚靈之將死無及也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肥役在十二年

經 [illegible]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傳凡家臣以邑叛不書叛人之名家臣微賤名不書 [illegible]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illegible]在五月又不在乾谿 [illegible]其始禍以赴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illegible]若比誅賊則不當不書人若貴比則不適稱疾 書其君則書公子則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異于石碏齊不 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于商人蔡般此春秋之變文○平王立棄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按今河南陳留縣北有平丘故城 八月甲

成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方盟季孫威重過於君史書季孫之執不得不書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楚邑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杜[illegible]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呂說費季氏腹心之地南蒯以費叛防心內背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執過於此昭公與清忠懷誠者將樂兵伐之季氏必致及季既服費始謀討之晚矣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故

費人所以叛南氏之祭也

或曰冶區夫為意如謀則得矣如公室何愚謂非也南蒯之欲張公室為不禮於季氏故以是為名耳以傾險之小人托君子之名義祇見其一敗塗地徒苦其民而已愁與小為公族大夫猶有公室之心故經之立義於愁書出奔明所係甚重傳於叔孫之不逐小見守正不渝至南蒯之叛之辭皆不見經以為其人其事無關輕重也傳大書區夫之功亦非以息亂而逐南氏哉

先叙召亂之由

楚

子之為介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奪薳居田薳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許圍許大夫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滅蔡在十一年洧父在國王使與于守而行使洧守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征遂王諸云申之會以常壽過有罪不得列會

此蔡公伏筆

觀從明是又一路

蔡公忽然一驚處此處心驚

故不書越也。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將殺而不果，至今在楚。王奪鬬韋龜中犫，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犫邑名。又奪成然邑，成然韋龜子。而使為郊尹，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薳氏有常寵以來，疾之故使成然事。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楚邑。固城、息舟。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驚起辟之，不知其故。問非蔡公之命，故觀從遂與之盟。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食蔡公之食，居蔡公之居，並將與蔡公盟。以盟示衆徵驗。己，觀從也。觀音館。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上款留與別
吳蔡之

兩單合

蔡公至是始
出據論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
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按賊指子干子皙已去則失賊蔡公已成軍將助之
殺已不解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
靈王死亡則可逆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
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王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子干子皙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按依倚陳蔡之衆以立國楚公子
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
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
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作蔡公知之曰欲速稱從欲速入楚
且役病矣請藩籬也而已孔蹟蔡公恥不闕有報仇之名乃藩為軍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猈皆楚大夫蔡公之黨先入因正僕人太子之近官殺太子祿及

淺天如日繪亦救而伐之亦自縊也救亦救之二子亦救其二子此背誑天而呼令投車而汝論背曰墊堅之乾谿隨廣之江都金亮之瓜步三者相類焉

子革三問荅與前篇三問荅一苦一樂相形

此見一事之書即有一書

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按今湖廣景陵縣西北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illegible]盡王還至芋[illegible]而衆散。訾子聞反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截鼻魚器反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墜也子細反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子革棄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

之亂

楚語云過故涓人疇曰我不食三日矣涓人曰新王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三族王枕其股而臥寢以墣逃去乃匍匐入于棘闈棘闈不納乃入于申亥氏焉

備云紙上擠得涸洄有糢株盜死在二十六日此爲十八日則監王未死五帥之師何在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闈門也孔）（晃云棘楚邑）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徒傅粼言之按羅書四月從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徧也）走而呼曰王至矣（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棄疾將來矣（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衆）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爲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疏云郟敖訾敖並以地名冠敖又世家楚先君有若敖霄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爲敖不知敖是何義）殺囚衣之王服而

比閉知之且上所衍者衆與今時衛輿王大假封賊羽狀已訴那得不收成然之計而其也宗北所得衆封前後寒此乾所汝輿紀六於衆共張十分之於郢予庶名而須以不自其後孫之心也冥的人謀天事中安于與盡反黙

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蔓成然）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蹤云上云師及帯柴身　乾谿坂師此謂蕩侯等五子伐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地名）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臣孫縱　陳蔡巳滅徵言封）致群賂（始舉事時所許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脩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敎子干徵察狀今依　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今王新立故還以賂鄭）事畢○弗致○（仰鄭自懷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如今解冠也）而對○（謝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庶幾）得天下○不吉○投龜詬○

題叙靈亡之由

追叙平立之故

補題

（本作前呼豆反）天而呼曰是區區（小天下）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大也）適有寵子五

人無適立焉（按嫡事主他言無事立）乃大有事于羣望（附造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共王妾）宻埋璧

於大室（祖廟）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徵見璧紐以爲審識左傳此適然之勢而以邪心成之者也不可爲典要唯喬而後可以議及權正也及權也長幼亦然長正而幼權肘中九反）

鬭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

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

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宜子謂棄疾觀）

又楚叔比殺之故

叔向定弒君之案

倚子干其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衆謀三也有謀而無民民衆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皆備德以終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者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言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羇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羇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驕恣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僭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亂叔向云然證亦以此為首惡矣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謂羣望國民信之羋姓有亂

又為棄疾故說一過

閔氏曰鼎相文言皆以亡閔鳳得國蓋賓形主也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號釋）。有民二也。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亡言無）。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貴然賤）。對曰。齊桓。衛姬（齊僖公妾）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消也）。不從欲（儉也）。施舍（猶言布恩德）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壹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

為腹心。有魏犨、魏子賈佗以為股肱。郵五人而說四上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縠狐偃先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奧是內之義與主國內之主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弒若棄疾所以得國之

讀傳者以經被弒於比遂於棄疾有疑險非然也。歷細之徵。早已自負虔之惡。多棄疾成之。其待之幾而思受其虛也久矣。怨毋作難。遂氏許圍蔡洧蔓成然常壽過為一路。而成然為主曰故事蔡公。以曾受韋龜之屬。則潛與相通

明矣亂賊猖獗築城而居蔡公不發一矢必已相與也觀從朝吳又是一路而觀從爲主其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正謂五子作亂與蔡潛通可以乘機樹功爲封蔡地詐爲棄疾之命以召二子二子至鄧消息已通於棄疾朝吳之言蔡公投意也不然賊入蔡城且入蔡公之室門不閉宜不守而安坐而食見賊而逃無一設施也哉然而不先發難者蓋僞爲引子不欲身受惡名且恐民心未歸而事或無成也迎衆曰與之於是出手作事兩路合而直入楚都矣公子比序長自立時乾谿之師其父母妻子俱在郢都觀從傳靈王之命立時解散而歸投身無所相從者比之規臣爲比謀者也其才遂出棄疾之上遂探棄疾有異志

故假其命以名比逆將棄疾必殺比故衆共不備以除棄疾所紿之微誰不聞之而卒爲比誅哉非忠於比者哉比不能從親從者卒死於棄疾之手遂非比於靈王濟師之地以明比實弒君而因以告於諸侯夫豈惟於志而莫邪爲下春秋嘗歸罪於棄疾而仍以比書者何哉蓋比自立爲君也虔不死於棘闈而實死於乾谿之潰觀從爲比之腹心而乾谿潰從新王之威令則虔之弒比爲首惡矣然比首惡而棄疾則其從也其殺比也以討賊告諸侯聖人於弒虔之下即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明志在奪虔之罪比不弒虔彼必弒虔比既弒虔彼即殺比而棄疾之逆惡自無可逃哉曰比之自立爲棄疾所賣耳何以受首惡

之名曰傳恐學者之有是疑矣述叔向之告韓宣曰取國有五難則靈在而比欲取其國也又曰犯五難以弒舊君則靈在而比欲弒其身也靈之弒比與棄疾共志同也志同當書其重者舍比而罪棄疾則亂臣賊子自立爲君者將委罪於造謀始禍之人豈爲世之公論哉或曰何以異於陳乞曰陽生入齊乞召之也發難者乞也比之來從召之棄疾不知發難推比也荼之弒陽生請於乞乞勸之弒也靈之弒比致之比未肯請於棄疾也安得以乞例之或又曰比未嘗在臣位何以書弒其君曰比奔晉十三年未嘗以虔罪請討於晉比無討賊之志矣夫志在討賊雖提兵而入亦爲問罪之師無討賊之志思得其國而殺之

分兩截看示威以帶淬示衆以威脅各以[illegible][illegible]求[illegible]叔向走六卿晉身子產尤衣中宗賢仍以六卿爲主也篇中並未點出六卿又

卽躬耕晉鄙猝然而入無解於弒況晉人以爲定位以闚底祿固遂寵於靈而籍屬未絶也乎或曰傳更述桓文之事不已贅乎曰槖疾與比皆無君之人不可以有國時有桓文則振臂一呼天下響應而楚患可除豈徒陳蔡之復哉乃韓宣叔向不務討賊方乘此而爲平丘之會可悼也

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爲取郠故（郠取）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欲以德）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會）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不過七百乘之召詣城濮之數）

（之敵不過八百乘及遂啟晉亦不過曰晉長設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千餘乘蓋其盛時兵常在國故力當有千餘到此）

是獎恪不從救畜叙想而從統祁見諸侯久貳不登由積累也

子產統數之平叔鮒晉鄙之類對表陸百令篇

四千乘納假迂遲成求

先責其無信行日臣守行

伯業既衰欲以威靈驚聾諸國四千乘據國內之衆而出也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于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疏云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不張之九帳九幄九幕也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奢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析遝縱得薪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衛大夫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事也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叔鮒君以衛君之命以錦賜之其可禁止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二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劉子王卿士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致也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

貉道而北

經云叔向之若皆在晉無時而叔予予原惠長式人

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有辭故功多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行道也
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
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經而無禮則次序
威。序則不共。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
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威
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孔歲使貢于天子志職也
事令諸國各記其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
示威。其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

暗指將伐魯以劉子說明在前也

此示衆復旆承上示威衆起下脅魯說本孫

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霸法叔向言朝聘之節與周禮不合東遷與後故失士大夫亦無所折衷

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眾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主先及有辟主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覓池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旒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將公即惟都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魯同好號云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夕伐莒也接發受說言公從鄆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接入半最中晉人之卮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

以叔向之寵容和雅而辭倍之辭至此蓋六卿早投意也故通篇無六卿之言

子產無事不有先見

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托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謂邾莒）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illegible][illegible]僨仆也喩小猪以瘠牛仆于小豚之上牛不畏豚之不死亦猶晉不畏魯之不亡）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來脩志也陵受公室弱而私門派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鄰已滅其民猶存故併以怨嚐）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illegible]同紀恩晉無本而專恃末然魯昭之世中國無楚患者平邱之盟之力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壇本作墠）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張幄）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

弄晉卿予服
爭而將牛之
扶弱可見九
抑强勝四千
示師

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 奎毋事做子大叔及盟。子產爭承。爭貢賦之次諸云言所出貢 賦之次當承何國之下也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 所貢者多故卑而貢重者。甸服也。謂天子畿 內共職 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 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王謝曰鄭伯爵而進男 言之循言公侯足何辭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息也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 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illegible]家。貳偷之不暇。且苟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illegible]所侵陵 成為國不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 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illegible]

子產令人可畏意如使人可悅亦兩相映襯稱經說季孫

禮字結

之也紫麥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冰箭筩蓋據此云冰即是冰耳蓋正此夏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不堪其熱故飲之冰不當以爲箭筩也蒲伏又作匍匐手足並行也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疏湫又作椒即子服椒也云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只君子爲前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嗣故以禮明之然云假藝貢賦使之有常○穆子挑○槩齊人不服季孫取郠○弱令不行○平丘之會○盟齊也○討貉也○攜國與師○純以威劫○然六卿皆委靡無志而誘其事於叔向○故叔向之言○皆六卿之言也○或謂叔向倡爲

此會以稍延衰晉之業。不知肸為大夫未有軍行。如六卿不聽。其何能為。或謂叔向德卑材薄。不知其品地最高。規刑書以德禮。豈肯以威衆制人者哉。蓋老成名德。借於時君。匡於列國。故授之意。而借其口以出。原非叔向之本意也。叙張骼輔躒。叙淫芻蕘。見晉無執政之子產。而皆求貨之。叔鮒齊人之賊。賊此之故。而季孫之執。亦此之故也。夫季孫國賊也。正其四分公室。納叛取鄭之罪。逐之殺之。其於齊人之服何待煩言。乃求賂不得。疾督如儵焉。俏信鬱夷而絕兄弟。其論甚正。叔向無以難之。故撤過辭君。直揭季孫之罪。又恐唐突六卿。備以南蒯子仲之所憂者一焉明係抑私門張公室等語。叔向領口不敢言。苟非甚事謂大謬

之衆多方恫喝齊人安能受盟魯人安能受執哉然子產
視之蔑如也且以晉合諸侯祇有此會而身當此月不定
其貢賦更待何時故因叔向提出明王之制以服齊人卽
以周制折之自日中以至於昏想見十三國諸侯皆於壇
上怵目屏息任小國上卿舌戰不休而大卿皆屏以觀季
孫之受辱其相去何如蓋晉政多門貳偷不暇外雖示威
其中實餒子產將晉人病根盡情看透故毫無畏忌然則
執政止堪食采六卿絕少公忠而措搾國事獨有一空架
之叔向正通篇結穴處也張幕於除其事甚細乃形容盡
國鼎樂地不能容其勢逮過桓文倘能奮發功與相埒未
引仲尼以國基美子產以見晉卿無如子產者以禮觭其

可知平邱之盟六卿兵在以術取之才不用之佐將有時

君。故宋茢剛止。而無以綏諸侯也。亦以見魯臣無如子產。者以禮折強隣。而君拒臣拘以辱其國也。深惡痛斥俱在文字之外。於劉子點出天子之老名分截然。而諸侯上盟王臣可見矣。於叔向點出南蒯子仲之憂。則取鄭之罪在季孫可見矣。於季孫之執點出與錦而入與上賜錦相合。則讒慝宏多執不以罪之義亦見矣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禁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今拔直隸驪衡競狄爭疆縣驅衡真與大獲而歸。為十五年伐鮮虞起張

晉師悉起。荀吳獨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歸其私室。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荆山也偁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扶房囯分府南繇平縣西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太子有也廬蔡平侯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太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與滅繼絕者王者之政聖人之心也楚平即位而首復陳蔡聖人予之故眾其事封之罪而以自歸爲文或謂不許楚之專封即非楚又說許其專封哉蓋其功即齊桓存三國之功而其不請命於天子無深求也即資陳蔡之力亦不必刻論也傳懼經義遂用三禮也津津樂道不啻若是其口出焉

許胡沈未滅之國道房申楚已滅之國未滅者復其君於故國已滅者復其民於故邑也不書楚不以告故史無文晉伐鮮虞楚復陳蔡兩篇遙叙得失相形

濮以棣曰公後如晉託為諸事孫而陰欲開其事而去之也

四未字可謂鄭雅而通楚平初政皆有可觀其言亦可法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棄疾閔廢一歸國遂葬事故特志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晉因將歸季孫矣然公請於晉侯則難歸晉侯而公亦見重非晉卿所樂而季亦不願也故拒公之行然後彼可市德季亦懷恩而兩國之君皆不重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撥其後吳以州來封季札

州來近楚小國楚之附庸也七年吳入州來至是滅之求楚之亂也乎力不能誅故云然

博[illegible]季孫以[illegible]作主宋[illegible]說之使歸許歸又欲歸之得假[illegible]道作川人

鄒云小人鮒有用處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文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按此八字。深中晉臣所欲〕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勅留反〕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季孫〕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反魚〕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季平子祖父〕之賜。不至於今。

能恨季孫邪
不能郄惠伯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此合下節爲意如歸傳出色寫惠伯正痛斥季孫然晉之執也以貨觸不及其釋也以土地猶大六卿皆言利夫豈意如之罪哉惠伯若有罪死命可也是明言季孫有應得之罪而晉不能討也意如因人免患本無保身之哲墮計先歸復觧料事之明叔魚能而叔向轉不能者蓋叔向無空中結撰之言又一不能下合辛[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